

## A 只有“来不来” 别问“都有谁”

你确定毕姥爷去吃饭前，真的知道酒桌上都有谁吗？

在北京，文化人把饭局分为东边一个西边一个，作家张弛被称为“西局局长”，负责把西边文化圈的人召集起来，凑成一个饭局。张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：“文人的饭局，天生就是多。”

约饭很简单，挨个发信息，没有前言后语，就一句“来不来？”回答通常也很简单，“去”或者“不去”。若有一个问了一句“谁都在啊？”一下子就引来其他人的反感，觉得“太矫情”。

吃饭的地点不是唯一的。文人聚会，有高档大酒楼，有深藏院巷的小酒馆，有路边的面馆，也有文人家自摆的大席。比如著名作家黄珂，一年365天在自家摆流水席，四川泡菜、黄氏牛肉汤锅，用虹影的话说，一帮狐朋狗友、牛鬼蛇神在其家里以黄珂朋友之名相聚，随便看书弹琴，饿了随时加餐，醉到了客房休息。有些人黄珂也不认识，但这对于文人来说没有什么区别，在他们看来，饭局的作用，就是广揽八方朋友。吃，总是能引来文人。用他们的话说，这里“往来无白丁”。

所以，为什么吃完饭后大家会一个个拉着毕姥爷合影？你懂的。

“文人谈吃，自古就有传统。”张弛说，吃给了文人一个平台，同时，从吃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学识修养。

所以文人爱吃。作家、媒体人于爽说，文人有相同的成分，所以比一般人容易聚在一起。“比如结婚率很低，不是一个正常现象，但是在这个圈里，不结婚、保持同居关系，好像是正常的。没有家庭和固定的上班时间，比较自由，但是也需要出来放松一下，人一出来，就有了饭局。”

文化人需要放松，这是文人的共识。张弛提到，作家丁天一年就出来一个月跟大家混，平时闷在家里写剧本、写小说。哪天遇到他出现，脸色惨白、目光涣散，一看就知道刚刚完成了一部鸿篇巨制，而且明显憋出了内伤。所以在放纵的一个月内，他会频繁出现在各种酒局上。

饭局和酒局的概念，在文化人眼中是不分的。作家大仙曾说，作为一个跟文艺沾边儿并且往深里沾的主儿，不让喝酒，不让出书，还不如去死呢！在酒精的催动中，文字折磨内心，这是玩文字的一种崇高境界。“如果是那种完全不喝酒的局，没有什么可跟人聊的。要释放东西，所以需要酒。”

为了释放，文化人创造出无数个能够凑在一起喝酒的机会。比如书商丁晓禾曾在文章中写道，张弛通知饭局，短信第一句若是“见证文学”，那就是有朋友出新书了；若是“导演开会”，那就是招募群众演员了；若是“欢迎甘姐”，那就是一个姓甘的外地朋友来北京了。饭局通常跟大家的工作都有关系，文学界的出版界的美术界的影视界的，以后都要互相提携，但这点正事通常都是两三分说完了，剩下的就纯是喝酒聊天。

相近的爱好和成分，让文化人走在一起很容易。文化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商业秘密，就算喝多了胡言乱语，也不会被人拿住把柄，“出错的成分少。”

所以文化圈的饭局上，总是充斥着朋友、朋友的朋友、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即便你单刀赴会，也无所谓。来者不问，直接欢迎光临。有时到了下半夜，还会陆续有人加入。

于爽说，文化人来吃，而抢着买单的，都是做家具生意、电信生意的有钱人。“文化人有这个自信，既然有人买单就来吃。”

## B 政治、性和文人范儿

“想要进文化圈饭局的人，估计会失望而归的。”于一爽笑称，很多人想要听听一下文化人怎么谈文化，结果很失望。

有一次于一爽在北京南锣鼓巷吃饭，L问了她的一个文学和艺术的事儿。这时候K突然从桌子上爬起来，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，说“我不要听文学和艺术，我要听草泥马”，着实把L吓着了。

文人们在饭桌上一般都说不着调的话。作家大仙曾在一篇有关饭局的文章中提到：石康一出席饭局，我们都爱问他，《奋斗2》咋样了，石康老师总爱说“‘奋斗2’都快成‘愤2’了”；张弛一出席饭局，我们都爱问他，《盒饭》拍竣了，下一部电影拍啥？张弛老师总爱说“要拍‘打飞机’”。

“虽然饭局上很多人的工作和爱好有交叉，但是好像都避而不谈正事儿。”于一爽说，文人之间也互相防着，很少有人说我最近在搞什么创作。“比如理想，这对文人来说是隐私，不会跟别人聊，因为说出来，别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你，所以干脆不谈。”同时，于一爽发现，文化人，尤其是男人，最不爱谈自己从毕业到三十岁的这些年。他们会聊一些吃过的苦，但是都会拼命藏住自己的底牌，担心一不留神被谁摆一道。

“所以文人会刻意把话题转向政治和性。”于一爽说，“有一位德国文学圈的朋友回国后崩溃了，说中国的文化圈饭局太无趣了，互相拿对方开涮，再开开政治和性的玩笑。”

文化圈的饭局也是需要论资排辈的，起码要有能力才能组织饭局，才能叫来吃饭的人。比如被称作“东局局长”的艾丹，“西局局长”的张弛。如有新人加入，常常会被挤兑。冯唐在第一次参加艾丹组织的饭局时，因为喝多被送到医院洗胃，之后却被大家认可。于一爽说，在文化人眼中，真性情才是他们最看重的，而不是有的圈子那样看钱、看地位、看权势。

在这种单纯的酒局中，即便吃了几次饭，互相之间也算不上认识，充其量混个脸熟。即使递了名片，也可能被扔在一边，或者并不在意，彼此不留电话。“做文化的人会有种自尊，就是你不认识我我凭什么要认识你，有一张名片就能证明我认识你吗？”所以在文化人饭局上，有的脾气不投直接摔筷子走人，有的酱油拌饭，吃几口剩菜。没有利益牵扯，怎么着都无所谓。

因为拥有这份自尊，文化人吃饭也要有范儿。在张弛的饭局中，有人一手拿着《国富论》，一手举着酒杯。有个搞影视制作的，上来就说于一爽的衬衫多像八大楼的服务员，无论聊什么，都先问她：“你听得懂吗？”

在于一爽看来，文人都喜欢拿着一股劲儿。一般三四个人的局，于一爽就把它称为“公共场合”，她觉得文人天生具有表演的天赋，尤其在公共场合。

有文化人的地方就有文化圈，有文化圈的地方就有饭局。文化人自古爱吃，更爱结伴吃。他们都有相同的成分，容易揉在一起。比如文化人看重性情，潜意识里又文人相轻，这样的文化人饭局，吃起来肯定很有趣味。

但现在，你看看毕姥爷，还会觉得文化人的饭局很有趣味吗？

铁打的饭局，流水的食客，这才是饭局的本来面目。这是作家张弛在《北京饭局》这本书里说的，但还有一些，是他没说出来。

本报记者 陈玮

# 文化人的饭局



由范伟等人主演的《饭局也疯狂》描述了有关饭局的文化现象。(资料片)

## C 喝到最后，就忘了要端着了

不管是哪儿的文化人，喝多了，也就那样了。于一爽还记得去一个朋友家吃饭，屋里无论什么家具、物品都包着套子，可能是怕人喝多了吐脏。“喝多了是很丢人，但是这种丢人也是文化的结果。”第二天，大家继续推杯换盏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甚至有一个教授，喝多了让自己的学生到酒吧来听课。

“你是什么，酒桌上是装不了的。”文化人喝酒向来凭真性情，所以显露真实的机会要比别人多。喝到最后，也就忘了要端着了。

“其实端着没什么用，总是会被识破的。”于一爽说，比如艾丹，写了那么多有名的剧集，但是人长得就像一只杀猪的。“通俗一点挺好，没那么多符号。”

可是文化人仍然热衷于在饭桌上继续表演。一位文艺界的老前辈说，现在组织饭局，似乎跟以前单纯吃饭不一样了。就拿最近参加的一个饭局来说，请客的人拿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真实显摆，另一位资历老的人立马拿起手机，给一位有分量的国家领导人打电话。“其实在较劲，看谁的人脉广。”

在一定程度上，文化人的饭局，成为文化整体式微的抱团表演。于一爽同意这个说法。她说，文化人的能力有限，也许正是因为这，所以更加想彰显自己的能力，而其中炫耀的，更多是自己的经验。

于一爽说，在文化圈内也有新的分裂。“比如诗歌，现在多冷啊，内部却打得不可开交，像原子弹爆炸

一样。”她说，这很普遍，外行人觉得这是一个圈子，但圈子内还有很多圈子，随时还在分裂。

如今，于一爽渐渐与这个圈子割裂，她结婚后，越来越少出现在饭局上。张弛因为把肝喝出了毛病，虽然照喝不误，但也在慢慢收敛。家里都包着套子的那个朋友也要退出江湖，原因是有一次喝多了，醒来发现裤兜里多了几个肉包子，他觉得伤了自尊。而间接的原因则是，他找了一个小他20岁的女朋友。或许，他以后不用饭局也能找到归属感了。一切都在悄悄变化。用张弛的话说，现在即便好不容易凑在一起，也吃不到一块了。

“我不相信有女人会一直喝下去。有了比较稳定的感情和家庭生活，有了婚姻，别人也不太会叫你。饭桌上坐着一个别人的老婆有意思吗？”于一爽说，“而且，饭局对身体消耗太大了，感觉每天要过40多个小时，不是所有的女文艺青年都要经历这些东西。”

在《北京饭局》这本书的序里，张弛写道：有许许多多的不靠谱，把这些不靠谱的事情集结成册，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表象背后的巨大虚无。

于一爽还记得一次饭局上，很多姑娘冲着卫生间的水池子吐，吐完了就对着镜子梳头、涂唇膏，有些还整整内衣，然后跟没事人一样出来。

恰如生活本身。